

师者 故事

心，是相通的

■ 杨红兵

“又是一年暑假了！”一个同事忽然感慨起来。我不由一愣，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离开校园十多年了，暑假已成为记忆。一念至此，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不由得怀念起那些在学校里的日子。

当时，我在乡下一所职业中学担任班主任工作。2012年8月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我调离学校，有同事不无羡慕地说，“脱离苦海了”，似乎做职业教育教师且还任班主任，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。但于我而言，其实不然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做过学生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中理想的班主任模本，我们只要按照自己心中理想的班主任模本工作，那么班主任工作就是有源之水，有本之木。我打开电脑记事本，找到当年的班主任工作手记。轻轻点击那段已蒙尘的过往，许多疏远、淡忘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；那些曾经和学生在一起经历的时光，在眼前又一一鲜活起来。

记得一个初夏，时断时续的小雨丝毫冲淡不了热意。新生开学不久，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宿舍准备吃午饭。

江苏的早晨

抵达或者出发

■ 郭智

南京南站的路灯，是清晨6:00熄灭的。

5:59，出租车拐上玉兰路，宽阔的大道正对着乌蓝的天幕。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高悬在半空。路灯像一颗颗明珠，勾勒出玉兰路和远处弧形连接坡道的轮廓，好像一条蜿蜒通向云间的天路。

出租车司机姓顾，年纪不大，情绪很高。他告诉我，昨晚半夜到，盐城来回。他想好好吃一顿早饭，平台又给他派活儿，送我去高铁站。我问他累不累，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说，生意不好做哦，肯吃苦，总有收入。

正说着，路灯和景观灯“唰”地同时熄灭。梦境一样的宫殿，突然变成一座巍峨、端庄的仿明代建筑。柱廊、斗拱、双重屋檐清晰可见，直线方正刚毅、曲线简约优雅。眨眼工夫，它的顶部和左右，有了新鲜的光亮。这是告诉我，它的身后，正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日出。

一个早起，让我看到了5:59到6:00之间，一秒钟的奇幻跳动。

我在北广场出发楼层下车。白天，这个地段车多、人多，会出现短时拥堵。但是，这个时候通畅无阻。一对矍铄的老人，从私家车下来。我问他们去哪里，奶奶用南京话告诉我，他们昨天傍晚到南京，晚上给孙女过10岁生日，今天早上回上海。

“不多住几天啊？”我问。

“阿拉有事体呀。”爷爷用上海话说。

奶奶说，她是南京人，爷爷是上海人，她去了上海。儿子是上海人，儿媳是南京人，儿子来了南京。两代人，离不开的沪宁线。过去车慢、班次少，现在车快、班次多。

“电脑刚打开。”奶奶指着爷爷的手提包说，“没打几个字，到站了。”

我们闲聊的时候，人突然就多了。出租车道、社会车道，一辆车接着一辆车。还有许多人是从下面“冒”上来的。进站的闸口全部开放，还是排起了一个个队伍。一个小伙子把行李举在头顶，偏着身子向里挤：“对不起，车要开啦。”大家侧过身，让他“冲”。他过闸机、过安检、过大厅，踏上电动扶梯向上快跑，一气呵成。

我从出发平台坐扶梯下至到达平台，宽阔的大厅有些空荡冷清。进口处有两个保安。一个保安热情地告诉我，7:00左右，这里就会人来人往，一直持续到半夜过后。这我是知道的，南京南站是中国第一个通过垂直换乘实现真正零换乘的交通枢纽。到站的、接站的，还有上出发楼层的、下地铁楼层的，潮水涌动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条畅游的鱼。另一个保安始终有一眼没一眼地盯着我鼓鼓囊囊的衣服口袋。我掏出保温杯，喝了口。他立刻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我走出大厅，穿过一马平川的北广场。天已经大亮。南京南站，这座华东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，建筑雄伟、气魄宏大，既有中国古典建筑的壮美，又有现代化铁路车站的恢宏，还有古都南京的神韵。我无数次进出，竟是第一次端详。

“呜——”“呜——”声声鸣笛，在春天的早晨传出很远。我听不清哪一声是抵达，哪一声是出发。但是我知道，都在路上。

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一个同学“快马飞报”：有名学生上楼时被开水烫伤了腿部。我不由一惊，连忙站起来询问缘由。我们学校安排学生中午打开水，偏巧那时上下楼梯人多而拥挤，那名学生下楼去食堂时，身旁打开水的同学的水瓶塞恰恰在那时崩出去了，瞬间，小半瓶开水全部倾泻到他的大腿外侧，当场把大家吓住了。听到这里，我赶忙丢下饭碗赶到现场，一边指挥学生将被烫伤的男孩搀扶到宿舍躺下休息，一边安排学生去饭堂帮他把饭打来。简单安顿好后，我匆忙回宿舍推出摩托车，因为雨小了也就没有穿雨披，径直向学校附近一个专治烫伤的人家赶去，急匆匆地将正在吃饭的医生从家里请了过来。

当我将医生带到205宿舍时，同学们都用一种惊讶的目光看着我。原来在我来回20分钟的时间里，外面的小雨停了，可是我的头发和衬衫都湿透了，说不清是着急的汗水还是先前的小雨。我顾不上太多，只安慰地冲学生们笑笑，就开始向医生介绍具体情形。等

到医生敷药治疗完毕，将医生送回家后我才回到宿舍，桌上的午饭早已凉了。

此时，恰好有两个同学来找我请假批条出校门，看到我吃饭的这一幕，他们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却又没说。我在宿舍里洗碗，窗外两个同学的对话传入耳朵：“我们班主任……我家里还说不放心呢，这回该放一百个心了。”这句话我听着听着，忽然觉得有点耳熟，哦，原来是学校的一句招生宣传语——“让学生放心，让家长安心”。当这句承诺从他者口中讲出，感觉却又是如此不同，我的心不禁一热，百感交集。

“还是有暑假好！”一位同事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凝视着记事本，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，待人以诚，待人以爱，那么你收获的一定就是无比丰盈的感情世界。我轻轻关闭了班主任手记，脑海里却又出现了2000年我在如东中医院住院时的情形。

那是一个周末的早上，前天我刚动过一个小手术，正蜷缩在被窝里睡觉，忽然病房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打开门，一个大男孩拿着一束鲜花站

在门口正朝里探头探脑，原来是我班上的小顾同学。他把鲜花放好，然后询问我的具体情况。看着有些忐忑的小顾，我也感觉脸上发烫，我没有想到电影里的画面会在我这个职业中学老师身上出现。后来，同学们三三两两赶来看我，有的带着鸡蛋，有的带着鲫鱼，还有男生要做我夜晚的陪护……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位小护士好奇地问我：“你是如东县中的老师吧？”县中是我们当地的最高学府，在大江南北都享有盛誉。我回答得很干脆：“不是呢，我是乡下职中的老师！”搞得小护士给我插针输液的手都停顿了好一会儿。我还记得，那次康复后，当我走上讲台还没有说话，不知道是谁带头，学生的掌声便热烈响了起来。其实，我知道在学生和同事眼中，我是一个极其严苛的班主任，对上班上学生要求极高极严。这下，弄得我的眼角不由得有些湿润。

岁月无声，一些曾经的大事要事都悄然远去，有些微小的细节却总是温暖身心，不能忘却。



秋色如画

汤青 摄

好书 共赏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，但会爱孩子是一门科学。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“我很爱孩子”，然而“很爱”不等同于“会爱”，换言之，孩子真的感受到我们的爱了吗？资深心理咨询师、专栏作家林紫在其新著《爱孩子如花在野》中，依托自身20余年的[一线家教心理咨询经验](#)，试图帮助为人父

给孩子多些“松弛感”

——读《爱孩子如花在野》有感

■ 刘学正

母者摆脱“线性思维”与“碎片式”教育，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、更富有松弛感的家庭氛围，构建融洽的亲子关系，培养出拥有完整人格的孩子，让孩子像花一样在生命的原野里自由成长和绽放。

家庭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源头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了解自己在家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模样。书中指出，父母与子女如果不及时沟通交流，误解乃至怨恨就会越积越深，以至于最后再也看不见彼此的“心我”。而在“家”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团队中，每个人都互为队友，彼此成全，互相支持，共渡人生难关。

在作者看来，良好的家庭关系生态系统就像心灵的“都江堰”。我们知道，都江堰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历经2000余年依然生生不息，成就了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沃野千里，世号天府”的天府之国。而家庭关系生态系统，也可以在不破坏孩子天性的基础

上充分调动资源，父母与孩子和谐相处，即使有冲突也可以从容化解，成就“身心合一、知行合一、天人合一”的心灵天府之国。作者同时强调对孩子“七不责”，在教育中教导是必要的，但切勿用恐吓来让孩子听话，否则会把孩子推入情绪内耗的怪圈。

该书提出“碎片式父母”概念，特指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有些父母常常孤立地看问题，习惯线性思维模式，喜欢寻找单一因果关系，过度强调目标及效率，凡事都希望立竿见影，容易陷入非好即坏的情绪。他们通常心思单纯、信任权威、执行力强但不愿独立和深入思考，一方面“听风就是雨”，一方面又浅尝辄止，不停地转换方向却不知最终的目的地在哪儿。

线性思维让人追求“活得正确”，而系

统思维则让人追求“活得美好”。每个孩子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只是碎片化的教育和学习让很多父母缺失了系统思维的能力，看不见孩子的行为和个性的来龙去脉，甚至完全看不见孩子的成长。要与全人而非完人相遇，需要我们先建立起系统养育观，从系统人格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自己，认识孩子，认识生命。以此为基，方能培养出一个健康完整、热爱生命、有生活热情的人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曾说：“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，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的最有力的方法。”成长不是短跑，也不是中长跑，而是一场不必抢跑的马拉松。每个孩子都需要温柔以待，给他们多些“松弛感”吧，包容他们的“不完美”，允许他们“慢一点”，这会让他们未来的道路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
园丁 看台

新教师“三借”工作法

■ 杨耀瑜

一个新老师，接手一个新的班，快速了解每一个孩子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新学期，站在教室门口，我反复鼓励自己：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独特的，都是可爱的；相信与他们的相处将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随着我的脚步迈进教室，师生之间的齿轮悄悄转动，多姿多彩的故事就此展开。

借一双“大眼睛”：从昨天看过来

第一次注意到小邱是在刚开学的第一节语文课。我发现课堂上总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小女孩，睁着大眼睛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紧张，带着害羞，同时也带着对知识的渴求。课堂上不管我走到哪里，她的目光总追随我，但却从来不举手回答问题。课后，我找到副班主任询问才得知，小邱从一年级开始就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孩子。我心里暗暗决定，要改变她。

后来的每一节课，我总是留心注意她，温柔地与小邱交流。慢慢地，她作出生

了改变。终于有一次，她举起小手，站起来回答问题，用不算响亮的声音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眼底闪烁着勇敢与喜悦的光芒。获得我的肯定后，她举手更加积极了。再后来，我去家访时，小邱妈妈高兴地告诉我：“孩子很喜欢你，也慢慢变得外向活泼起来了，真好！”小邱的改变让我坚信，了解孩子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

借一双“闪电手”：顺带把功课捡起来

她是一个皮肤黑黑、个子高高的女孩，高高的马尾总是在她的脑后晃着。不论遇到什么事，小陈的嘴角永远挂着一抹微笑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进入三年级，学习难度提升，小陈遇到了困难。陌生的汉字，拗口的英语，难懂的算式，使得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女孩的笑容。

有一天大扫除，我远远看见讲台前有一块中午吃饭时从饭盆里掉落下来的红烧肉，孤独地躺在那里，无人理睬。周围的学生热火朝天地清扫着，却没人愿意去

处理那块红烧肉。我走进教室，喊了正好路过的一个孩子去捡，那孩子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情愿。这时，只见小陈快速地蹲下去，徒手将食物残渣抓了起来，扔进垃圾桶。我想起教室里每当出现类似的情况，小陈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，忍不住夸赞她，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。

不久后，我将小陈喊到办公室，仔细询问她学习上的疑惑，讨论如何去弥补不足。我说：“每当教室卫生出现问题时，你总是第一个去打扫，说明你是一个速度很快，有责任感，心地善良的孩子。那么在学习上，你一定可以用对方法，不断进步。”慢慢地，小陈找到了高效学习的方法，课堂上也时常能看见她微笑的脸庞。

借一个“平衡木”：做好精力分配的算术

小汤与我接触最多，是班上的热心肠。他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关注班级和同学。比如，教室里的灯没有及时熄灭，谁早到了班级却没有读书，谁拿了另一位同学的笔却没说“谢谢”，等等。这些

事总是逃不过小汤的法眼。最开始，我也会回应小汤的汇报，并夸赞他是一个关心集体的好孩子。可久而久之却发现，小汤上课都在观察别人，而不是安安静静地听讲。而他的成绩也因这个毛病而逐步下降。

一天午后，我找到小汤，提醒他：“关心班集体是一件好事，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。但你也要为自己负责，关心自己，做好自己学习上的事，才能更好地去关心班级。”听了这番话，小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之后，小汤还是偶尔跑来我的办公室与我“茶话会”，上课表现和学习成绩也有所提升。“自我”与“集体”的天平，终于在他的心中得到平衡。

一位哲人说：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。”每个学生都像一颗星，闪烁着自己独有的光芒。每个教师就像一个擦星星的人，星星的发光发亮程度，取决于教师的科学引导、耐心育人。教育之路漫漫，我和孩子们的故事仍在继续。

风物 亲谈

深秋毛豆香

■ 马雪芳

我与毛豆的情结，可以追溯到50年前读高中的时候。

1976年，我在家乡的莫城中学读书。读初中时，午饭是回家吃的，因为学校没有食堂，且离家较近。等到读高中，学校在莫城镇上，离家太远，午饭只能在学校解决了。我每天早上去上学，就在米窝里抓几把米放进刻有自己名字的铝饭盒，吃多少抓多少。到了学校缴一分钱蒸饭费，把铝饭盒交给厨房里的师傅，码在柜格里。

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，全校学生都急切地冲向井边那几溜一字排开的柜格，收回自己的饭盒，再赶到食堂窗口排队，花两分钱往饭上打两勺咸菜汤或冬瓜汤，最后走向走廊或操场——学校食堂没有大厅，每人直接从裤袋里抽出一双筷子，“哗啦啦”地扒起饭来。

那时没有双休，只有单休，一个月最多要上25天课，午饭即使只打个汤，加上蒸饭费，也要花上八角多钱。有时，父亲到月底忘记给我蒸饭费和菜金，我只得向家庭富裕的同学借一两角钱——借钱的尴尬滋味，只有借过的人才有体会。家里确实也没有什么菜，桶里二三十个鸡蛋，是备着招待亲戚的。

深秋的一天傍晚，我帮着父母在田埂上割草，发现队里在深秋前收割毛豆后还遗留了很多落脚毛豆。眼下这些毛豆长得很精神，大而扁，因为两旁水稻遮挡，阳光照射不到，也不易被人发现。我一边割草一边摘毛豆，等回到家，我把三四斤带壳毛豆的头尾用剪刀剪掉一点，用水洗净，放在灶头小锅里煮。一会儿，毛豆的清香就在灶间弥漫。这种香，似雨后树木与山石的混合香，又似晒干的新稻柴与青草的混合香，我猛吸几下，想尽量把这种香味留在身体里。

第二天，我在学校吃午饭，菜就是装在搪瓷缸子里煮熟的带壳毛豆。毛豆清香，微甜，纯糯，连着两三个星期，我都带着毛豆去学校。后来，我变换了几个法子吃：剥去外壳，把豆子放在搪瓷缸子里，撒点盐，倒点酱油和熬熟的菜油，花一分钱蒸毛豆汤吃。果然，这个吃法要优于水煮，汤鲜美、毛豆子更糯，吃饭也有汤喝了，我甚为得意。

那时我十七八岁，上课上到10点多钟，肚子就开始咕噜叫了，怎么办？没有饼干，没有面包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熬一熬。后来，我想到了毛豆，每天去田埂上多割草半个小时，多收获些毛豆。我把带壳毛豆煮熟后摊在匾子里，再把毛豆放在井边洗衣台上晒。然后，把晒干的毛豆剥好，装一点在口袋里，等到上午课间肚子饿了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些毛豆子吃。毛豆既是零食，更是粮食。肚子的饥饿感一旦被抵御，听课效率就更高了。有时我和几个坐在周围的同学共享毛豆，他们对我也颇为感激。我想，自己后来之所以能顺利考上中师，与毛豆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。